

各地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

北人与南人

下

○ 鲁迅 等著



中 国 人 事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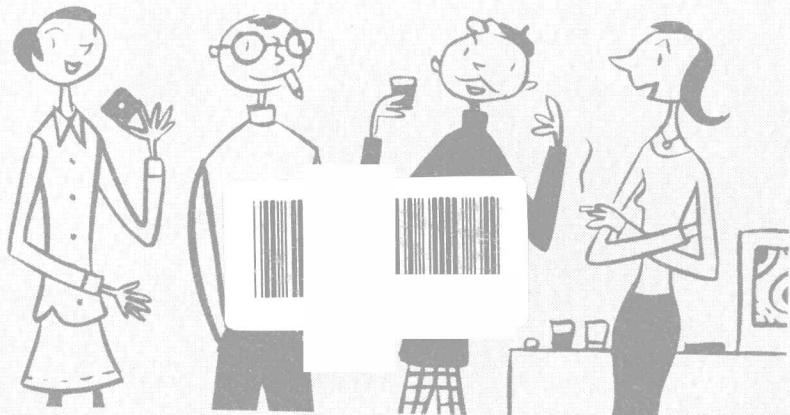
◎ 鲁迅
等著



(下)

余码：0723973

I210.4/12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人与南人/鲁迅等著. —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12

ISBN 7—80139—151—9

I. 北… II. 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25 号

责任编辑: 谢树自 石中元

北人与南人

鲁迅 等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8

字数: 623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 7—80139—151—9/H · 006

定价(上、下册): 39.80 元

目 录

(上 册)

鲁 迅	北人与南人.....	(1)
林语堂	北方与南方.....	(3)
曹聚仁	“南”与“北”.....	(9)
曹聚仁	曰东南, 曰西北.....	(12)
潘光旦	北中国与南中国	(18)
张仁福	悬殊的南北文化风貌与心态	(33)
张仁福	一方水土一方人	(44)
艾 云	南方女人与北方女人	(61)
韩少功	阳台上的遗憾	(73)
冷成金	书生能否成帝王	(76)
曹聚仁	大江东去	(78)
曹聚仁	东南沿海行	(86)
黄金辉	长江流域文化的特征及其 对民族性格的影响	(94)
汪曾祺	四方食事 · 口味.....	(103)
汪曾祺	五味.....	(106)
杨东平	上海人和北京人.....	(111)
王安忆	“上海味”和“北京味”.....	(127)
王安忆	两个大都市.....	(136)

林语堂	迷人的北平	(140)
萧乾	北京城杂忆	(147)
汪曾祺	胡同文化	(171)
肖复兴	北京人喝酒	(175)
肖复兴	说北京话	(178)
张中行	北京的痴梦	(182)
赵园	北京人	(186)
鲁迅	上海的少女	(243)
周作人	上海气	(245)
张爱玲	到底是上海人	(247)
艾云	上海女人	(250)
余秋雨	上海人	(257)
乐正	上海人的社交实质和消费性格	(277)
张中行	津沽旧事	(326)
林希	“卫嘴子”之谜	(333)
林希	宝地天津卫	(339)
郑刚	岭南文化的风格	(344)
陈独秀	欢迎湖南人底精神	(367)
明立志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	(369)
董丛林	曾湘儒风与李淮痞气	(379)
韩作荣	长沙：城与名人	(397)
沈从文	凤凰	(414)

(下册)

王振忠	江西填湖广.....	(429)
王振忠	得饶人处且饶人.....	(435)
王振忠	夕阳残照徽州梦.....	(446)
王振忠	说凤阳,道凤阳	(460)
魏 建	山东豪杰.....	(473)
杨念慈	山东的民性.....	(481)
贾平凹	关中论.....	(484)
贾平凹	西安这座城.....	(491)
高亚平	秦腔.....	(496)
贾平凹	河南巷小识.....	(500)
贾平凹	白浪街.....	(507)
贾平凹	米脂婆姨记.....	(515)
贾平凹	入川小记.....	(519)
林文珣	成都人.....	(524)
逢增玉	胡子与英雄.....	(534)
余秋雨	流放者的土地.....	(561)
张抗抗	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	(581)
阿 成	哈尔滨人的“神秘的咒语”.....	(591)
郁达夫	杭州.....	(597)
张抗抗	“北佬”看杭州.....	(603)
王振忠	西洋境中的文化变迁.....	(615)
曹聚仁	吴侬软语说苏州.....	(628)

叶兆言	金陵王气	(634)
叶兆言	亡国之音	(640)
叶兆言	六朝人物与南京大萝卜	(647)
朱自清	我是扬州人	(654)
韦明铧	估“扬州派”	(659)
韦明铧	释“扬州瘦马”	(676)
王振忠	一张苦嘴,一把笔刀	(689)
方 方	武汉人的性格是怎么搞的	(702)
方 方	有趣的武汉话	(704)
李书磊	昆明	(711)
余秋雨	抱愧山西	(714)
王振忠	祁太溜子	(738)
郁达夫	饮食男女在福州	(751)
张承志	回民的黄土高原	(759)
马丽华	西藏传统人生	(766)
马丽华	朝圣者的灵魂	(777)
茅 盾	新疆风土杂忆	(803)
张步天	各领风骚	(821)
后 记		(843)

王振忠

江西填湖广

明代的江西人，在朝野上下颇为引人瞩目。早在宣德年间，民间便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谚：“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吉水在江西的吉安府。在整个明代，吉安府科甲鼎盛，产生的进士数超过一千人，这一纪录在全国无与伦比。而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故此，吉安所出的翰林也就特别之多。他们与其他的江西籍官僚一起，在官场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势力的江西帮。特别是在嘉靖年间，先后柄政的内阁首辅夏言和严嵩诸人，均是江西人。不仅在朝如此，在野也不例外。尤其是在一些未开发及新开发的地区，江西人更是随处可见，甚至有“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的说法。举个极端的例子，十七世纪前后，有人曾从云南出发，沿怒江（萨尔温江）顺流而下进入缅甸，竟发现沿途各地只要出现聚落的地方，其酋长头目必定是江西移民及其后裔。

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些无远弗届的江西人有了个绰号，叫做“腊鸡”。据万历时人沈德符的记载，某次，首辅严嵩生日，在京的江西士绅麇集鳞聚，候于严宅。当时，只见严嵩长身耸立，诸绅皆鞠躬屏气，俯身趋谒。此情此景，令在场的河南新郑人高拱忍俊不禁。严嵩见他旁睨而笑的样子，颇感莫名其妙，高氏只得含笑道出个中的盎然趣味：

看到您出来时在座诸君屏声敛息的样子，让人陡然间忆起韩昌黎《斗鸡行》中的两句诗：“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

严嵩听罢为之破颜，在场的江西人亦哄堂大笑。

《万历野获编》中的这则“谐谑”，亦见于清人褚人获《坚瓠乙集》卷一的“各省地讳”条。后书更曰：

各省皆有地讳，莫知所始。如畿辅曰响马，陕西曰豹，山西曰瓜，山东曰腾，河南曰驴，江南曰水蟹，浙及徽州曰盐豆（浙又曰呆），江西曰腊鸡（元时江南亦号腊鸡），福建曰癞，四川曰鼠，湖广曰干鱼，两广曰蛇，云贵曰象，务各以讳相嘲。

上述的诸多“地讳”，以民风、饮食、物产甚至地方病等，渲染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例如，“盐豆”就是形容南方人的俭啬成癖。据说，曾有作客苏州的徽州人，自制盐豆放于瓶中，而用筷子钳取，每顿自限不得超过九粒。某日，有人告诉他说：“令郎在某处大嫖。”其人勃然大怒，把瓶中一把豆全都倒了出来，嚷道：“老子也不做人家了！”这则广为流传的笑话，或许正是“盐豆”地讳的出处。北方人通过江南人嗜食的盐豆，形象地概括出自己眼中的南人脾性。从前述的“各省地讳”中我们还看到，元时江南亦号“腊鸡”，故明人李时尝以“腊鸡独擅江南味”戏称夏言，对此，夏言及严嵩等江西人，似亦未以为忤。

腊是一种干肉，腊鸡是指风干的鸡肉。作为一种腌腊制品，其做法是将鸡宰杀后放尽血污，在腹部切口，除掉内脏，斩去翅爪成鸡坯，用盐、糖、硝、酒、酱油和香料等擦抹，入缸腌渍。然后

晾干水气，并烘烤至干。制成的腊鸡色泽金黄，鸡形完整，油润味鲜。食用时，或蒸或煮，腊香浓郁。江西人究竟是什么原因被称作“腊鸡”不得其详，但揆情度理，这与江西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当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长途移徙的过程中，不仅风干的腊鸡更易于保存，而且，给遍布全国的远方亲人捎点土宜，腊鸡无疑亦是不易变质的上品。大概是元明时代的江西人随处可见，江西人制作腊鸡的工艺及食用习俗更是别致，久而久之，也便有了“腊鸡”的绰号。

在元明以前，江西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北宋时期，江西人口曾居各路之首，经济开发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及至明代，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不过，从总体趋势上看，当时东南沿江、沿海区域经济已日趋多元化，相形之下，地处内地的江西，以农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注定了其发展水平将日趋下风，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因此，在明人眼里，江西人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从前杜诗曾曰：“莫笑田家老瓦盆，也曾盛酒养儿孙。”这是状摹乡间农民俭朴，一盆一碗，只要不摔碎、不丢失，便永远不换，传之子孙，会一直用下去。在这一点上，民俗勤俭的江西，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江西的一些地方，摆在日常宴席上的劝酒果品，只有时果一样可以食用，其他的都是用木头雕刻、上涂彩色装饰而成，称为“子孙果盒”，意思是可以传之子孙后代。此外，其他各事也多有节制之法。譬如吃饭，约定俗成第一碗不许夹菜，到第二碗才允许以菜佐餐，美其名曰“斋打底”；馔品喜好购买猪的内脏、杂碎，称之为“狗静坐”，因为这些东西吃后没有骨头可吐，实在毋须劳动在旁摇头摆尾的家犬；为了节省开支，献神的牲品，都是从食店中租

来的，祭祀结束后就马上归还店中，名曰“人没分”。对此，明人谢肇淛在总结各地人群性格时指出：“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新安即徽州，江右也就是江西。显然，江西人的俭啬程度，丝毫不亚于黄山白岳间的“盐豆”。

由于地瘠人稠，大批的江西人纷纷外徙谋生。明人张瀚就曾指出：

(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

这种现象，给稍后的王士性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西)、浙(江)、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故作客莫如江右。……

外出商贾负贩、打工趁钱的江西人，有南、西两个流向最为便捷。明人叶权的《贤博编·游岭南记》就曾描述，一些江西人在秋收结束后，大都越过梅岭到广东打工。这是因为广东不仅能提供就业的机会，而且气候温暖，可省去冬季的寒衣。他们在广东度过较为舒适的暖冬，等到开春二三月间的地气转暖，才回到本土从事农耕，年年如此，广东人称之为“使郎”，大致是指他们像信使一样来来往往。此外，更多的江西人则是向西挺进，从而形成了“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

“湖广”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

北、贵州的一部分。及至明代，则基本上辖有两湖地区（即现在的湖南和湖北两省）。清代虽已分置为湖南、湖北，但“湖广”之名仍然约定俗成。在江西人眼里，到湖广谋生犹如“跨门过庭”，实在便当得很。据估计，两湖人口中有十之六七系江西移民的后裔。直到现在，不少湖南、湖北的乡村百姓都声称自己是“江西种”，并煞有介事地说——凡是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这种所谓江西种的生理特征是否有遗传学上的依据不得而知，但“江西填湖广”给两湖生活习惯打下的烙印却是清晰可见的。据张国雄先生的调查，在鄂北的随州，鄂东北的大悟、红安，以及江汉平原的云梦、黄陂等地，从前每年祭祖，城乡居民富裕的用全猪，其次用猪头，再次用猪脖子肉，最穷的也要用一块豆腐，再在上面插一根筷子，头朝向东南方的江西，以寄托对祖籍地缘的追溯。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强迫江西人迁往两湖。背井离乡的江西人被反绑着双手，用船押送到湖广的江汉平原。迁徙途中想方便时，必定先要让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据说，这就是称上厕所为“解手”的来历。这些移民历经艰辛，辗转迁徙来到湖广。刚来时划地结庐，条件十分艰苦。有时初莅异地，正值年节临近，他们只得因陋就简，用瓦罐煨煮年饭，以床铺地聚食。有时屋漏偏遭连夜雨，便不得不戴着斗笠煮食年饭。迄今，湖北有些地方吃年夜饭时，仍然保留着煨罐、铺席、戴斗笠煮饭等旧习，以缅怀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

大批移民的纷至沓来，促进了湖广的开发。对此，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就曾指出——“（荆楚）鱼粟之利遍于天下。”所谓鱼粟之利的“粟”，是指湖广的粮食生产。至迟到天顺年间，“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就已蜚声远近。据张国雄先生的分析，这里的所谓湖广，主要是指江汉—洞庭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和湘

中地区。谚语的形成及盛传，标志着主要由移民开发的两湖地区，已经成为了长江流域先进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作为鱼米之乡的江汉—洞庭平原，鱼类生产更是相当繁盛。对此，与张瀚差相同时的高濂在《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中，记载有“湖广鲊法”。鲊，是指经过加工的鱼类食品，如腌鱼、糟鱼之类。据沈德符的描述，自成化初年起，楚中就有“鱼鲊之贡”，此后，上贡的数量日趋增多。将鲜鱼制成鱼鲊，无非是为了延长保存周期和长途运输。而要达到前述的目的，显然还可将之制成干鱼。干鱼是将鲜鱼去鳞洗净，掏去内脏，然后用细绳自腮间穿入，吊在屋檐等处。大概是这种景观既见于湖广的千家万户，其成品在全国各地复随处可见，故而“干鱼”后来竟成了湖广人的绰号。隆庆年间，新郑高拱与湖广张居正情好甚笃，有一次出朝后两人并驾齐驱。其时，旭日初升，金色的阳光照射在张居正的脸上，高拱见状灵机一动，戏出一俚语云：“晓日斜熏学士头。”张居正应声而答曰：“秋风正贯先生耳。”这一妙手偶得的绝对，令二人笑得前仰后合，几乎从马上摔了下来。原来，张居正为内阁大学士，湖广的地讳为“干鱼”，“晓日斜熏学士头”，以晨曦映照类比湖广干鱼的晒制过程；而高拱当时为内阁首辅，被皇帝尊称为“先生”，河南地讳曰“驴”（中州人例称“偷驴贼”），俗有“西风灌驴耳”之谚，故张居正以此反唇相讥。

1996年残暑雨寂于复旦园

王振忠

得饶人处且饶人

移民、地域社会及文化传播的关系，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以往人们常说：“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其实，江西亦何尝不是由外来移民所“填”？

填，是指将空白之地塞满。就移民而言，此种现象之发生，往往是在某种外力驱动下一地民众向另一地的流动。这样的“填空题”，在移民史研究中应当是并不罕见的。大批的外来移民“填”江西，大概始于唐代后期。当时，北中国政局纷扰，兵燹频仍，南方则显得相对安宁。于是，背井离乡的北方人便沿着容易到达的水路向南方艰难跋涉。其中，有许多人穿过皖南的低山丘陵，移居赣北平原及赣、抚、信、饶、修等鄱阳湖水系的沿岸地区（迁徙的路线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皖赣线铁路）。故此，在唐代后期，江西的饶州（治今波阳县）、洪州（治今南昌市）和吉州（治今吉安市）户口数急剧增长。特别是位于鄱阳湖平原的饶州，因移民的麇集鳞至，接连分置了上饶、永丰、贵溪和至德四县。乾元元年（七五八年），又以前三县加上衢州的玉山县，另建信州。

贵溪如今为道教名山、正一道发源地——龙虎山之所在，也是浙赣线与皖赣线铁路的交汇之地。浙赣线途经的玉山、上饶、弋阳诸地（唐宋时属信州），在历史上也是外来移民进入江西的

另一条交通要道。特别是在南宋时期，这一通道显然更为重要，许多人经由此地从都城临安移徙饶州及江西各地。其中，有不少素质较高的宗室成员和文化人。

对于外来移民来说，饶州及由饶州分置的信州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里，低丘岗地广布，地面呈波状起伏，滨湖圩区，地势低平，港汊纵横，草洲滩地连片，池沼稻田相间，自然条件相当优越。移民的纷至沓来，更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开发。早在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饶州余干县进士都頡，就作有《七谈》一篇，描述当地的风土人物。他指出，当地除了有“滨湖蒲鱼之利”、“柔桑蚕茧之盛”、“林麓木植之饶”、“水草蔬果之衍”和“鱼鳖禽畜之富”以外，还可“铜冶铸钱，陶埴为器”。所以州以“饶”名，实在是点也不过分。川泽沃衍的饶州，在当时成了世人星眸转睐的焦点。稍早于都頡的吴孝宗，也作有《余干县学记》，对当地的人文风气作了生动的概括：

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富而户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

因物产丰裕，饶州在宋代不仅是富庶的大州，而且文风也相当繁盛，诵读之声，络绎巷陌，大有邹鲁之遗风。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州学生徒将近有一千人，居全江西之冠。其中，

饶州的安仁县，虽系端拱元年(988年)刚由安仁场提升为县，但对教育的投入却也是不遗余力。到南宋时期，当地置有“贡士田”五千三百余亩，筹集的制钱专门用以资助读书人猎取功名。于是，尽管安仁至京师达数千里之遥，但每遇大比之年，读书人赴礼部补国学者，“俱无裹粮之忧”。另外，宋代江西共有书院一百四十九所，分布于五十三个县。其中，饶州有二十五所，仅次于洪州(二十七所)。毗邻饶州的信州则有二十所，居第四位。

由于对读书的重视，饶州地域英隽叠出，彬彬乎盛矣。南宋时人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指出：“鄱阳为郡，文物之盛，甲于江东。”“文物之盛”的一个标志，自然便是科举方面的成功。鄱阳系张氏的桑梓乡里，自北宋雍熙乙酉(985年)至南宋绍定乙(己)丑(1229年)，登科者多达五百七十余人。其间，有三世联登者，有“七年三破桃花浪”、兄弟三科连中者，此外，父子兄弟俱中科第者，更是多得不胜枚举。所谓“江东之士，其州十而饶为最”，(正德《饶州府志》)实在是毫不夸张的追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宋代，饶州还是“神童”辈出的地方。

唐宋时期，特设“童子科”(亦称神童科)。唐制十岁以下能诵经者、宋制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者，应试后给予出身并授官，亦称“童子举”。在这种“学而优则仕”政策的刺激下，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初当移步来相谒，方及能言便诵诗”的“神童”。宋真宗曾作“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一诗，赐予福建“神童”蔡伯俙。相传成书于北宋的《神童诗》，就描述了一位神童的少年得志：

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
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

年纪虽然小，文章日渐多。
待看十五六，一举便登科。
大比因自举，乡书以类升。
名题仙桂籍，天府快先登。
喜中青钱选，才高压俊英。
萤窗新脱迹，雁塔淡书名。
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
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
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
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
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
英雄三百辈，随我步瀛洲。
.....

宋代的江西似乎特多“神童”。神宗元丰年间(1978——1085年)，饶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市)“神童”朱天申年仅十二即能背诵“十经”，父亲带他入京自荐，经考试赐五经出身，又获赏钱五万，其父用这些钱为他建造书楼，购置曲籍；朱天申从弟朱天锡年十岁，也能背诵七经，亦获同样恩典。不过，朱氏兄弟后来却并不十分出色。少时了了，大未必佳。抚州临川人王安石作有《伤仲永》一文，主人公仲永系抚州金溪人。金溪县毗连信州的贵溪和饶州的安仁县，故而王荆公这则寓言式的短文，似乎不无所指——小仲永天资颖悟，但因后天未能“更励孜孜图进益”，终于沦为一介庸愚。“神童”的如此结局，与上述朱氏兄弟的经历颇相类似。只是小仲永才由天授，却迹近神话，令人殊难置信。倒是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似乎提供了更为确切的答案：